



旅北賽夏族人的第二個帳篷 （聚會所）—— 美式速食店

台北在住サイシャット族のつ目のテント（集会所）を訪問—
アメリカ流ファストフード店

A Fast Food Restaurant Serves as An Ethnic Language Meeting
House for SaySiyat in Taipei

文・圖—陳彥佑（康寧大學台北校區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）

對賽夏族人而言，這不像美式速食店，倒像另一個帳篷（賽夏語：hataS，或稱「聚會所」），宛如在矮靈祭時，讓族人有個避風禦寒，能夠簡單溫飽，和最親愛家人相處在一起的小窩，談天歡笑，族語聲此起彼落，好不熱鬧，就像族人離開原鄉後的第二個帳篷（聚會所）。

對於閩南漢人的我，賽夏族人全程的族語對話，不管在世界上哪個角落，都像外國語言一樣，有聽，沒有懂，彷彿置身國外，讓我不知所措，只能露出酒窩，尷尬微笑點頭回應。不禁讓我想起，七、八年前的某一夜，因為工作需要，搜尋世界瀕危語言的資料，網頁前跳出某張，帶著賽夏臉孔，伴著甜膩笑容的照片，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了半晌，吸引我對賽夏族語出現瀕危的關注。

一切都是戀愛的開始

這，首度激起我與賽夏的漣漪，試圖了解為何瀕危因素，亦牽起唯一一次，和賽夏女孩的往來情感，雖然戀愛故事最終章節，不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詳：「王子與公主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！」卻是以「都還沒開始，就來分手收場。」這樣的結局，轉而讓我對神祕的賽夏文化，充滿了好奇。



台北聚會所合照。



與台北聚會所學員返回東河部落拜訪耆老。

因此，我踏上從未來過的苗栗縣南庄鄉，前往向天湖，首次參加賽夏族矮靈祭典，還與剛認識賽夏族朋友小酌。帶有神祕色彩的矮靈祭，賽夏族人稱這祭典為「巴斯達隘」（paSta'ay），每兩年一小祭、每十年一大祭。

回想祭場的畫面

那一夜，祭場的賽夏族人，不分你我，紛紛穿上紅黑白條紋的傳統服飾，背著一幅臀鈴，隨著身體搖擺，不時發出清脆的響聲，族裡男子扛肩旗，獨立繞行，還有長老們手挽族人，吟頌古老的祭歌，族人一圈又一圈繞著，不停循環。



有句話說：「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，而是文化的載體，亦是認識族群歷史的關鍵途徑！」所以，祭典那晚景象，一句又一句的祭歌，氣氛肅穆，深深吸引著我，烙印在腦海中。



那時，朱老師一時租借不到場地，靈機一動，第一次上課，暫時選擇在美式速食店，卻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成為往後，大家學習族語的聚會所。不可諱言，美式速食店，是我們地理位置最方便，也是時間最彈性的場所。



有句話說：「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，而是文化的載體，亦是認識族群歷史的關鍵途徑！」所以，祭典那晚景象，一句又一句的祭歌，氣氛肅穆，深深吸引著我，烙印在腦海中。讓完全聽不懂賽夏族語的我，更加有神秘感，簡直就是致命的吸引力，讓我拼命想認識，甚至了解賽夏族文化的動力。

超齡插班的族語學習生

當時，回到水泥大樓林立的城市，忘不了低沉神秘的祭歌，很幸運地，得知來自向天湖部落，矮靈祭主祭的女兒，身兼賽夏族族語老師的朱瑞萍，有在台北開班教導國中小學生關於族語認證的課程，我便自告奮勇前往旁聽學習，那時的我，應該算是一位超齡插班的中學生吧！

不過，剛開始，朱老師講的東西，我像「鴨子聽雷」一般，全聽不懂。但，朱老師很有耐心，從頭開始教起，先認識賽夏族語的羅馬拼音系統，一個母音，一個子音，一個音節，慢慢標示出來，接著拼出單字。

從零學習賽夏族語

坦白說，對我而言，自小就在閩南村落長大，沒有原住民血統，說著流利的閩南語，如今學習賽夏族語，應該說，就像學外文相同，基本功跟大多數的人學習外語一樣，一個字母、一個字母的拼音，每個字母都看得懂，但合起來成為一個單字，我就看不懂，根本就是火星文的感覺。

非常幸運，靠著朱老師教導，一筆一劃的練習，隔年，低空飛過，讓一個閩南漢人，通過中級族語認證。這一刻，我想，應該是我，第一次最接近，能自行想像，將有機會了解賽夏族文化的片刻！

聚會所是美式速食店

後來，有這個榮幸，接受朱老師的邀請，參與以聚會的方式，來學習賽夏族語。有趣的是，上課地點不是教室，而是美式速食店，你沒有看錯，也沒有聽錯，是真的在美式速食店，每個星期四的晚間，準時上課，大家從不間斷！

美式速食店，在都市裡，是很多顧客會在這裡聊天聚會，也是很多年輕人讀書討論功課的場所，更是很多男女在學生階段約會時的選



運用筆電進行聽力練習。

擇，甚至因為二十四小時全天不打烊，能隨時隨地在此打發時間。

原本以為，會在某個學校教室或會議室裡面上課，因為傳統的教學活動，典型的方式，就是坐在室內，面對面的聽老師講解。然而，在都會區是需要事先租借場地，才有教室空間可使用。不僅如此，大部分的學員，都是上班族，因此上課的時間，需要是配合下班後的時段，大夥才能從四面八方而來，但要每次全員到齊，礙於工作關係，確實困難度頗高。

最方便的學習場所

沒想到，那時，朱老師一時租借不到場地，靈機一動，第一次上課，暫時選擇在美式速食店，卻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成為往後，大家學習族語的聚會所。不可諱言，美式速食店，是我們地理位置最方便，也是時間最彈性的場所。

在這裡，我們課程是以原民會發行生活會話篇為主要教材，配合老師生活化和趣味化的



與台北聚會所學員參加原住民廣播電台錄音。



課堂間，老師還會穿插介紹賽夏族各種傳統故事與文化，例如：生命禮儀、矮靈祭、祖靈祭、姓氏族群等。最特別是，祭典期間還介紹祭歌，不僅讓各氏族同學明白祭歌意義，知道自己氏族在祭典扮演角色和分擔工作，這也讓我深入了解賽夏族的傳統知識，更尊重其文化，讓身為閩南漢人的我，敬佩族人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。



說部分，賽夏族語的每個單字，都是獨立的一個單字，只能像傳統學習外文一樣，背誦記憶單字，是項艱困的挑戰，畢竟這不是我的母語，待我自行克服。期許，不久未來，能邁向下一階段，挑戰中高級的族語認證。

另外，課堂間，老師還會穿插介紹賽夏族各種傳統故事與文化，例如：生命禮儀、矮靈祭、祖靈祭、姓氏族群等。最特別是，祭典期間還介紹祭歌，不僅讓各氏族同學明白祭歌意義，知道自己氏族在祭典扮演角色和分擔工作，這也讓我深入了解賽夏族的傳統知識，更尊重其文化，讓身為閩南漢人的我，敬佩族人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。

從活動體驗來學習族語

值得一提的是，課程除讀唸、書寫、翻譯外，還有戶外教學，前往公園，認識植物、動物與昆蟲，還去中正紀念堂，欣賞石頭屋(建築物)。不僅如此，前進其他都會區，參與旅居都會區的歲時祭儀活動，更挺進原鄉，拜訪向天湖部落耆老，聆聽老人家用族語介紹部落的點滴，還參加矮靈祭，一同練唱祭歌。

讓我真正體會到「坐而言，不如起而行。」所表達的意思。在這個聚會所，我碰到更多的族人同學，認識有來自南庄，以及五峰，還有年長與年幼的，都是各領域的佼佼者，最大的差別就是，我是這間聚會所，唯一的漢人，不是賽夏族的。

或許，我是唯一不是賽夏族的人，每次有族人同學從部落回來聚會所上課，就會帶來部落食物，大夥一同分享美食，配著美式速食店的東西，薯條、可樂、漢堡，聽著族人訴說著部落裡的大小事，這可讓我充滿新鮮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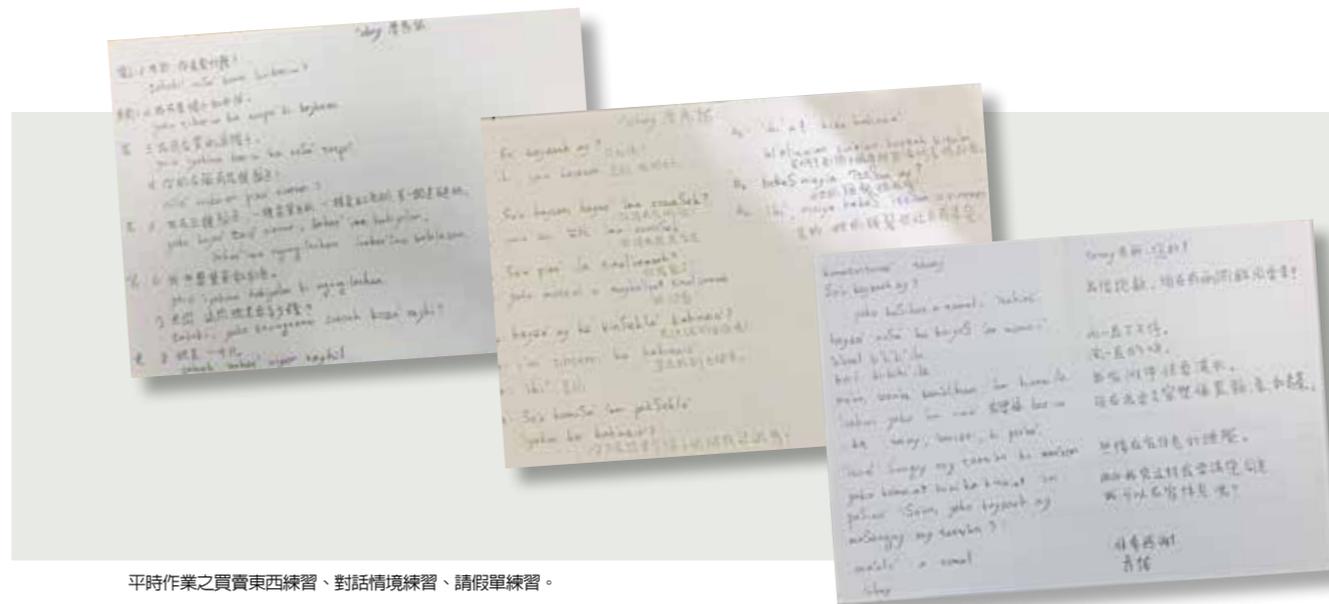
族人同學，每每談到激動之處，不免手舞

教導，從生活會話開始，數字、器官、動物等，每次都有回家作業，督促大家課後複習。亦拜科技所賜，每每遇到不會單字，使用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查詢，甚至還有專屬line群組，和facebook社團，透過網路社群軟體，讓大家隨時進行討論。

平心而論，聚會所的族人同學不分年紀，都相當認真，每個人似乎擔憂語言流逝，都肩負著語言文化傳承的重擔，只是書寫部分，或多或少對族語流利的族人，剛開始有點困難，不過都能迎刃而解，確實是很厲害。

外人學習族語很是艱困

唯一困難的，應該是對我而言，特別是聽



平時作業之買賣東西練習、對話情境練習、請假單練習。

足蹈，還會輕而易舉的轉換賽夏族語，愈說愈有勁，其他族人同學也在一旁附和道，全程的族語交談，有時我也插嘴一下加入討論。雖然講的東西，有很多我聽不懂，感覺就像置身於國外，就像看無字天書，好不有趣。

老實說，這感覺就像在部落，非常的親切。

速食店像是族人的帳篷

為何我會如此形容，因為賽夏族到了矮靈祭，每個姓氏就會在祭場附近，搭起許多棚架，擺放帳篷(hataS)，讓家族族人在祭典時，有個休息的住所，平時各忙各的族人圍著小圈，這時不分男女、長幼，皆吃著家人自行醃製的豬肉(賽夏語：'inomaS)，搭配當天現搗的麻糬(賽夏語：tinawbon)，喝著自釀小米酒(賽夏語：pinoSakan)，東家長、西家短的聯繫感情。

緊接者，耆老或長輩操著流利族語，在帳篷(hataS)裡頭，來帶領及指導晚輩，祭典期間應注意事項，與這三、四天的分工項目，交

代自己氏族的搖臀鈴時間表，隨時隨地說著各種傳統典故，無意間就傳承賽夏族的文化。

以上種種，都是族人於祭典期間，在帳篷(hataS)的日常，但，這不就是我在聚會所的學習族語的情況，旅居都會區的族人，把美式速食店當成遮風避雨的小窩，用著自己熟悉的語言，傳承賽夏族的文化，自得其樂就像在原鄉部落的帳篷(hataS)一樣。

總之，任何傷心憂愁，踏進這一方天地的聚會所(hataS)，都將煙消雲散，剩下的是歡樂笑容。◆



'obay 陳彥佑

南投縣竹山鎮延祥里閩南人，1980年生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現任康寧大學台北校區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。